

◆金国泉专栏·雷池著录

◆人间小景

◆信笔扬尘

忧怨的龙腔

我一直没有想过，一个地方剧种的一个流派，在那个文字狱十分猖獗、专属权非常单一的封建时代为何敢大张旗鼓称自己唱出的腔是“龙腔”？那不是要掉全家脑袋被灭九族一般天大的事吗！真的为我家乡这帮人，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精神倒吸上一口凉气，暗暗捏出一把冷汗。这地方剧种当然指的是黄梅戏。实际上，黄梅戏现已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地方剧种了，它是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。

在我的家乡，有一方湖叫龙湖，龙湖很小，小到你要对此发出质疑：望江其他湖都那么大，泊湖、武昌湖、岚杆湖等皆水面辽阔，浪奔浪涌，通江达海，而龙湖却蹲守于县城一隅，虽年年有荷花盛开，香飘十里，但一年一枯荣，一岁一更迭，算是足不出户，闭门谢客的那种。如此之龙形，我感觉有反讽的意味。当然在这反讽的背后，这龙形龙装的便是满满的凄苦意境。家乡还有一官为回龙官，回龙官坐落于白虎山头。据县志载：明朝万历年间知县唐守礼，擅长看风水，上任后即出城察看地形，见城东诸山有龙盘虎踞之势，其中有一支山脉山向朝南，势欲过江。他认为对本县不利。随即作诗一首：“十嘴围望江，一嘴护东流，打你三百板，回头不回头？”说完命差役狠打了白虎山头三百大板，人传山崩流血。为镇住此龙，让龙回头，唐知县便在白虎山头建了一座官殿，名“回龙官”，在其近旁修一条路叫回龙路，一心只盼龙回头。至今，在回龙路上行走的皆为万千百姓，回龙官中亦未见龙的踪迹。我担心这条龙是否被县太爷唐守礼那三百大板活活打死？

有一种说法，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一带的采茶调。黄梅县位于家乡上游，彼此山水相连，采茶调随水兴浪涌而来似乎合情合理。但我的族人一直不十分认可这样的说词，我们世代茶采，不仅一整座山满之香茗，而且二十七座山峰均山翠风清，溢满沟冲，茶香几乎就是我们的体香了。有茶便有世世代代的采茶女采茶人，自然也会有了荤言素语的采茶调。据《安徽文化史》载：“在安庆地区，采茶花鼓戏与当地语言、民间歌舞、说唱等形式相结合，吸取青阳腔、徽调的营养，逐渐形成新的有特色声腔剧种，在发展流传中受方言等影响，各具腔调略有差异，叫法也有些不同，如太湖县叫弥腔，望江县叫龙腔，安庆叫府调，怀宁县叫怀腔。”茶不同，土不同，人不同，调便不同。

在我的老家，黄梅戏实际就是乡音乡情，就是锅碗瓢盆，就是生活的点滴快乐和哭泣的哀伤表达，随便一曲黄梅小调能让这里的每一个人抽丝剥茧，牵出他们千丝万缕的愁思。黄梅戏有龙腔一派，当然因了黄梅戏大师龙昆玉、龙甲炳父子。他们父子长期在流动班社巡演于家乡安徽望江农村后山一带。由于其韵白使用的是安庆官话，小白则使用的是望江本土的方言土语，加上糅进了本地丧事活动中的哭丧调和民歌，使其唱腔变得忧怨起来。

忧怨就是龙腔。

我忽然想起父亲在我念书时骂我的话：念个书都提不起精神，拖着个阴司腔，念出个彩腔不行！父亲居然也知道黄梅戏有三腔：彩腔、仙腔、阴司腔。龙昆玉、龙甲炳父子把个黄梅戏勾兑上阴司腔，在那个动荡不休、朝不保夕的年代，哪里都是山民的凄冷，哪里都有战争的尸骨与饿殍，龙甲丙曾自嘲，唱戏一生，小生半百（五十岁还在唱小生），却原来是：“喝酒饮空杯（演唱喝酒的动作），骑马拍大腿（演唱骑马的动作）。丝绸包裹贫民裤（戏装一般为丝绸），到老仍然讨饭还（演要饭角色，谦称自己到处流浪）。”

此顺口溜曾让我深思一宿而无限！

许多人称我的家乡为戏乡，我很认同这一观点。戏当然还是那个黄梅戏。

老家素有“三岁孩童皆能戏”，甚至更有过激言词：山上的石头都能唱。叫得了名号的草台班社逾百，名为草台实乃杂树生花，他们拉得出，唱得响，邀得开，立得起，站得稳。有大树数棵：龙龔、檀萃、蔡仲贤、龙昆玉、龙甲丙、陆洪非，一系列皆健步茂盛而茁壮，一叶叶地生长着各自的传奇与经纬。

历来常说望江有三孝：王祥卧冰、孟宗哭竹、仲源泣墓。我则以为望江有三个半孝。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虽属二十四孝之一，正如其他孝行，知晓范围均十分有限，但这则孝行几乎家喻户晓。不可否定，这必然与黄梅戏剧作家陆洪非创作的《天仙配》血肉关联。陆洪非的这一步，无疑是使董永响彻云霄的关键一步。更有甚者，龙甲丙的台柱加入后，双龙戏珠，在家乡成为绝响，时人戏称吃上了“龙肉（陆）”。

草民吃上龙肉（陆），人间能有几回闻！但事实如此，望江人的幸福感也就与众不同。望江人不仅吃龙肉，而且吃龙须面（面条），望江人真是胆大！不仅吃龙须面，还把捻匠用来填补渔船上板缝的糊了桐油的麻绳称之为龙骨。柔软极致的几丝麻绳居然是龙骨？这应该是又一反讽。但渔船因了龙骨而滴水不漏。

我因而断定望江遍地皆为龙的化身。



金国泉，男，安徽望江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：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母亲的微笑

简楚琳

有时她的微笑是得意且骄傲的。

父亲母亲是同学，每年他们的同学会，我们家总是全员参与，一个不落。老同学相见，除了“还这么年轻有气质”的礼节性对白外，少不了要说起各自的孩子。每到这时，母亲脸上总有掩饰不住

的自豪，谦虚却也毫不客气地接受着叔叔阿姨的夸赞。“她呀，都不用我操心。”母亲说这句话时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，像两弯小小的月牙儿。眼角细细的笑纹叶脉般悄悄蔓延，爽朗的笑声便似那风铃草开了花儿。那花朵不知怎的也攀上了我的眼角眉梢，在我的心田扎下了根。

有时她的微笑是坚毅而令人生怜的。小学时我在学校高烧，躺在医务室的病床上起不来。母亲急匆匆地赶来，背着我走去附近的社区医院。烈日当空，酷暑难耐，在母亲背上昏昏沉沉的我，感觉到她的步伐沉甸甸的，上衣也被汗水浸透了，感激和内疚顿时涌上心头。“再坚持一



◆草木情深

观荷遇雨

陆伦求

的胸怀，默默守护着这片池塘的宁静与美好。一阵微风吹过，池塘中的荷叶随风起舞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仿佛是大自然最悠扬的乐章。

这时，一场不期而遇的雨，悄然降临，为这宁静的画面添上了些许生动与诗意。雨，细密而温柔，它们似乎懂得荷叶的柔情，轻轻落下，发出细碎声响，如天籁之音，在天地间缓缓流淌。每一滴雨珠，都是天空对大地的低语，它们跳跃在荷叶的脉络间，或汇聚成珠，缓缓滑落，留下一道道晶莹的痕迹。

荷叶以独有的姿态，倾听雨的诉说。它们不躲不避，只是静静张开怀抱，让雨珠在自己的脸颊尽情舞蹈。雨珠与荷叶的每一次触碰，都像久别重逢的恋人，带

◆山川故园

捉蟹趣事

侯会东

“秋风起，蟹脚痒；菊花开，闻蟹来。”秋天是吃螃蟹的最佳季节，因为这时的螃蟹最肥、最香。

我家离辽河很近，那时一过中午，我便和几个小伙伴拎着桶相约来到辽河边的一个小河汊，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，和伙伴们下到河里摸螃蟹，半天下来，总是满载而归。

不过要想捉大蟹，还得去辽河里摸，辽河水深，很不安全。一些胆大的孩子甘愿冒这个危险。我去辽河摸过几回螃蟹，当脚踩到河蟹时，用手捏住鼻子，屏住气扎到水里用手去抓，慢了螃蟹就会逃掉。抓到时，几乎个个又肥又大。也有的螃蟹躲在洞里，需要用手去掏，这就更危险了。

有一次，我踩到一个大洞，凭经验，我觉得这是螃蟹洞。一猛子下去，将手伸进

洞里，真摸到一个大螃蟹的硬壳。准备抓时，受了惊吓的螃蟹拼命向里面爬，我顺着它爬的方向快速抓住了它。可没想到这个洞是个近乎直角的洞。往外拽时胳膊竟卡住了，无论怎么拔也拔不出来，急忙喊救命，可忘记自己在水里，一张嘴，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水。后来在几个伙伴的帮助下，才算摆脱困境，当然那个螃蟹也逃之夭夭了。

河蟹有七八下的生活规律，所以每年农历的七八月份是捉螃蟹的最佳季节。为了省力，这个季节人们一般选择在晚上捉螃蟹。因为这时河蟹开始从水中爬上来觅食。当人们来到河边，仔细听就能听到“嚓嚓”的声音，用手电一照，嗨，黑乎乎一片，都在张牙舞爪向你示威，可在强光的照射下，他们一动不动，伸手就能抓起来。天冷的时候，河蟹成群结队顺

下，马上就到了。”母亲的话语伴着急促的喘息声传入耳中。我把头靠在她肩上，朦胧中，我望见她脸上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，嘴角倔强地微微勾起，就如她一贯不肯低头的要强。她额角的汗水顺着脸颊落下，我伏在她的背上，低低啜泣起来。

光阴匆匆二十余年，恐怕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便是母亲的笑顔。事实上，母亲的每一次微笑，无不饱含着深深的爱意。我的喜怒哀乐牵动着她的心，她的一颦一笑也感染着我的情绪。母亲的笑，在酸甜苦辣各种情绪的调和下，不变的是那暖融融的感觉，有着永恒的温度。

每每她一笑啊，世界安然，阳光和暖，心下安穩。

而我总是贪心，希望这美好能流淌于岁月长河之中，永不磨灭。但愿我在之后的每一个日子里能多爱她一点，多微笑几回，在她看似平凡的生命里也为她点亮我这盏小小的灯火。

辰
露
汪
耀
斌

此间岁月长

蒋竹燕

天麻麻亮，小女孩就跟随外公出门了。

外公挑着担子走在前面，担子的两头是圆圆大大的浅口篾筐，里面装满了货什，沉甸甸的。随着步伐的移动，肩上弯曲的扁担一闪一闪地上下晃悠。这是一只油亮的新竹扁担，它发出有节奏的轻吟，像一首劳动的号子，慢慢掀开清晨笼罩的白细纱样的薄雾。小女孩穿着厚厚的花布棉袄，臃肿的棉裤，还有一双圆头圆脑的深红色布棉鞋。鞋底是外婆一层一层手工缝纳出来的。鞋帮饱满挺括，连接鞋底的针脚均匀齐正，穿在脚上灵巧可爱极了。小女孩想起外婆那戴着顶针的粗糙大手。

这是女孩第一次下乡远行。出门的前一天晚上，外婆对女孩说：“明天早上要早起，你和外公一起下乡去，沾沾乡土气。”“太好了！”女孩兴奋得几乎轻喊起来。她早就想跟外公出门走走了，看看那些无数个晚上外公眯着眼喝着酒说出的新奇世界。

凌晨，天还黑沉沉的，女孩在睡梦中被外婆叫起来。外婆已做好了两个远行人的早餐，一人一大碗油滋滋香喷喷的蛋炒饭，为一天辛苦的远足打个坚实的基础。外婆不知什么时候起床的，货担早已收拾好，还给外公随身布包塞进了油饼子。

腊月的北风，轻的、薄的、尖锐的，像透明的小刀刮在脸上。女孩的脸一会儿就被风咬红了，她把两只小手插进袖笼里，连跑带跳地跟上外公的脚步。在冬日暖阳没出来之前，天和地都是不透明的白。土地蒙着薄薄的水霜，上面散落的干枯稻草，被冰霜裹得晶莹透亮。四野寂如天籁，大地收拢着羽翼，怀抱着村庄在严寒中沉睡。清冷的空气里，只有爷孙两个粗重的呼吸声。女孩想到外公挑着的货担，走了这么远的路了，外公还能挑得动吗？不用揭开旧布匹盖着的篾筐，女孩就知道扁担的一头是针头线脑，洗染过的干净衣料，油盐酱醋茶，一头是麦芽糖饼、瓜子炒货、柿干蜜饯。想到麦芽糖饼，女孩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这些是平日常舍不得自己家吃的，卖给村庄的父老乡亲，有时换来麦子、蔬菜。

外公的脑袋光亮亮的，戴着黑纱线织成的尖顶帽子，宽的腮上笼着白白的热气。他挑着担子，步伐又大又快。女孩好几次想提出休息一会儿，都忍住了。她想起外婆此前告诫的话：“你要能吃苦。”外公大概就是很能吃苦的人。除了暴雨天、雪天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挑担下乡，年逾花甲，仍然一天不落。妈妈和外婆好几次劝说他歇下来，都无果。外公有他的想法，他不愿得苦。他那双大脚已被生计磨成铁板脚，丈量过无数条泥泞的田埂、崎岖的山路、未开辟的荆棘野径、尘土飞扬的羊肠小道。脚力仍健，气息如虎，怎能歇下来不劳动了呢？老祖宗要晓得了，也要指着脊梁骨说道呀！

“卜大爷来啦！”一个扛着铁锹的后生走过来招呼。

“来啦！下地啊？”外公一边回应着，一边放下了货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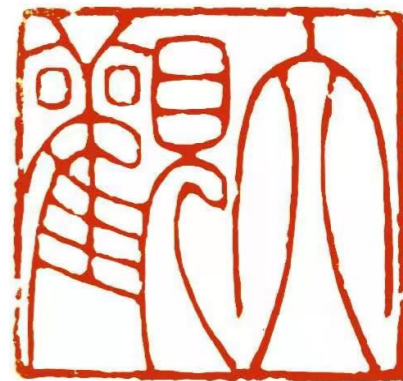
女孩这时发现他们已来到一个村庄口。温软的阳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穿透白细纱样的薄雾，现在全身都暖融融的。信息的传递是如此之快，好像“哗啦”一声，人流如潮水般围住了外公的两只大大圆圆的篾筐。小孩儿吵嚷着挑选各种零食，青年妇女查看托付染洗的衣料，老奶奶则对各种针头线脑爱不释手。一时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。

快过六年了，庄稼人不觉中对持续一年的苛刻、节俭都松了一点手，为期盼已久的喜庆大年慎重地准备着。有朴实的乡亲赶在年关前来结清以前的账，感激过去一年对不得已的拖欠给予照顾，再采买一些油盐酱醋。也有手头还紧巴的，恳请再赊点日用品，承诺春耕时一定来结账。外公笑咪咪的，一律客气地答允，不让人心里生出一丝尴尬卑微的情绪。走江湖多年，做着微薄利润的小生意，外公骨子里有他自己传统的本分和道义。

人潮像涌来时一样不知不觉退去。女孩帮外公归类货品，再盖好篾筐上的旧布。“外公，那么多人赊账还账，你怎么记得住呀？”女孩好奇又纳闷，在人走过之后忍不住问起外公。“你长大了，记性会比我还好呢！”外公点上一支烟，不紧不慢地笑着说。很多年以后，女孩才意识到，外公说对了，这种记忆力在此后几代人基因里有着令人惊异的显现。

女孩知道外公不识字，每天晚上妈妈在电灯下给外公记账销账。外公眯着眼，呷一口酒，说一条账目。厚厚的一大笔记本，边缘翻得软旧，有的页面都掉下来了。本子里记得密密麻麻的，有新记的账目，更多的是被一道道横杠划去。女孩还不认识几个字。听妈妈念时，外公会叹息一声：“两年了，一直没见到东村这个人，大概是收不回来了，把它杠掉吧。”妈妈说外公记忆力超强，白天发生的各种琐碎账目，晚上都能一一复述下来，极少差错。账目记完，外公兴致来了还会讲下乡时的遭遇。在偏僻无人的乡村小路，他仗着结实魁梧的身板，杵着那根油亮的扁担声如洪钟地大喝，吓走正殴打人的游手好闲的二流子。

光阴的手脚在油亮的扁担上摩挲出层层叠叠的印记。外公在悄悄老去。他弯腰挑起扁担，略有吃力地挺直身板。晨曦散尽，云层清亮，时光如天际边的云朵透明、凝固，似从不曾流淌。他仍然是行走方圆几十里村庄仗义心肠的壮汉子，女孩这样想着。爷孙俩昂首望向辽阔的远方，一步一步地走向下一个村庄。



着辽河岸边爬。听父亲讲，他们那时在河沟中间放一口缸，第二天就可起到大半缸河蟹。

儿时最爱吃蟹，每每面对香浓的蟹黄，我总会禁不住流出口水。螃蟹的做法有很多，通常有煮螃蟹、蒸螃蟹，另外还可以做成螃蟹酱、螃蟹豆腐等佳肴。印象最深的是儿时用火烧螃蟹吃，那真是别有风味。首先我们把捉住的螃蟹用草将其捆牢，接着用河边的黄泥裹上几层，再捡些干柴用火点着，然后把捆好的河蟹放进去烧。直至将黄泥烧成红色，扒出后将其往地上一摔，露出烧熟的河蟹，再揭去熟螃蟹的外壳，那鲜美蟹肉的香味扑鼻而来。咬上一口，那个味道就甭提多香了。

时间飞逝，转眼已三十年，但儿时捉螃蟹、食螃蟹的情景，仍历历在目。